忘不了

秦绿枝

那天晚上听了7点钟的电台评弹节目，因为收音机开得稍为晚了一些，主持人开头的介绍没有听到，但那个唱开篇的人声音好熟悉，他时而用大嗓，时而又用小嗓，糅合着唱，近似已故“猫王”（说《描金凤》一书之王）夏荷生的风格。又凝神听了一会，听出来了，这个唱开篇的人是凌文君。等唱完了，主持人又介绍了一遍，不错，是凌文君，唱的开篇是《简神童》。

这位凌文君先生我敢说也是熟识的。当年他是长征评弹团的几位“老法师”之一。我很喜欢听他的书，尤其喜欢听他说《描金凤》。他说起书来常常有结合生活现状的穿插，借题发挥地“放噱头”，听得人笑口常开。在我看来，早先的说书先生其实也是社会评论家，代表了一种舆论的力量。当然，他们接触的社会层次不同，见解也有高低之别，有好些是属于小市民的，却又真实而生动，所谓民间疾苦也于此得到印证。

“文革”爆发了，起先谁也不知道谁的生死如何。到了1967年，因为我不是主要的斗争对象，清理阶级队伍暂时也还没有清到我的头上，有一阵我竟可以“逍遥法外”，趁此机会在家里学着烧小菜，早上跑巨鹿路小菜场。有两次在成都路口碰到了凌文君。见了面也不多话，他靠近了低低地问我一声：“还好？”我点点头，随即分开。看样子他也还好，没有“关牛棚”，或者已从“牛棚”里放出来了。自此以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，“文革”后也一直没有看到他。

记忆再往前推移，我十四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两点钟光景路过马当路大华书场（当时叫马浪路维纳司舞厅，下午5时以后跳舞，以前听书，忽发奇兴，就买票入内，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书场，开始接触评弹。那天就是凌文君说《描金凤》送客，书已说到男主角徐惠兰蒙冤被关进监牢，悲愤不已。看管他的四个狱卒“花头经”特别多，最后以这四个狱卒吃酒行令而落回，等于说了一个笑话，听众一笑而散，明日再来。我明日没有去，却记住了这个笑话，直到现在还能说出个大概。也记住了凌文君，以后听他的书，多了一份亲切之感。

不拘小记

我还记得，在那天凌文君之前的一档书是杨仁麟说《白蛇》，正说小青青因为得不到许仙，寂寞难耐，就偷偷地跑到昆山迷惑了一位顾公子，弄得人家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。顾家只好张榜在外，请仙人来捉妖。白娘娘得讯，明白这是小青青在作怪，决定去把她收服回来。这些情节现在是听不到了，从前也是很精彩的关子书。印象中，杨仁麟说起书来文绉绉的，不疾不徐，不温不火，内行评价这是很高很深的“道行”。听他的书要有耐心，听呀听的就听出味道来了。

杨仁麟后来进了上海评弹团，演出的机会不多，主要从事传帮带的工作。蒋月泉后来说《白蛇》，据说就得到杨仁麟的不少帮助，还有陈灵犀先生整理改编之功，与杨仁麟的“老白蛇”在主题思想上有着明显的不同，留下了一些有名的唱段如《赏中秋》等。现在看来，“老白蛇”其实可以与“新白蛇”并行不悖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。香港电影不是就拍了关于青蛇的故事，其怪诞之处不亚于评弹老书，我们这里也放映了。戏不过是戏，谁又会真正地相信它。

听了一曲评弹开篇，便引起这么多的回想，这正是老年人的排遣寂寞之道，也是老年人的悲哀，“新的记不住，老的忘不了”。想想早先的评弹界，出了多少人才，有的叫“响档”，有的我认为是“怪杰”，各有各的特长，各有各的风格，百货中百客，能在上海第一流书场中扬名的不一定能在江南水乡的码头上叫座。我算是资格浅的，要和真正的老听客聊起来，张三李四，各路神仙，可来劲了，可惜这样的老听客如今也日渐凋零了。

我的求学记

桑胜月

我在十岁那年，坐着“没有牛拉”的火车，一路颠簸到了上海。

上海的家坐落在偏僻的青云路，那是一个竹篱笆围起的大院子，一座木制小楼分住着两家人家，邻居是夫妇俩带着两个小孩，另一家就是我的爷爷奶奶。从此我和母亲将要和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了，记忆中父亲只是周末回来。

那时的爷爷好像也只六十岁的模样，得体的呢料中山装，纽扣直扣到领口，肩宽体壮，威严且有派头，我对他陌生而惧怕。

一天爷爷提出我的读书问题。父亲说：“她连上海话也听不懂，过半年再说吧。”没过几天，我的爷爷就开始教我识字，用粗糙的黄草纸裁成方块，两面各写着一个汉字，然后捆扎成一叠一叠的。他打开一叠，摊开一张，然后口诵，我即跟读。每天上下午一次。虽然，不像在黄河滩放羊那么有趣，但，识的字渐渐多了起来，心里也有了自豪感。

半年倏忽而过，一个大纸盒里，数一数，居然识字三千多，从院外邻居孩子处借来的三年级语文课本，我已能朗朗读下来。但，上海话，仍一句不会说。父亲与爷爷的结论是：这孩子太笨，学不会了。我和我的母亲心里都不服，半年来，整天圈在这个大院里，接触的唯一一家邻居还是济南人，山东话是我们共同的交际语言，上海话自然是不会说喽。

爷爷和父亲决定春节后就送我去插班上学，读几年级好呢？都十岁了，坐在一年级里已经不像话，按照我识的字数，读三四年级也能读得下来，然而我没学过算术……这个问题很让我的长辈发了阵子愁。

眼看开学在即，忽然有一天，济南的邻居给借来了一本三年级上的算术书来，两天里，爷爷教，我学算，到底那时学到什么程度，现在完全不记得了。记得的只是，爷爷陪我去芷江庙路小学考的三年级插班生。几天后有了好消息：录取了！说是语文很好，算术差点。

我背上母亲为我缝制的碎花布书包，两只小辫上扎了粉色的蝴蝶结，高高兴兴地随爷爷进了芷江庙路小学。这小学还真在庙里，几间教室在前面，后殿里就供着高大威严的神佛，点着永不熄灭的香火。常常是，前面的朗朗书声与后面的木鱼敲击和经文诵读一起唱和，飘渺而现实。我在庙里读书，很是兴奋了一阵子。

好景，难道总是不长？

没多久，我对来庙里读书就怕了起来。倒不是后殿的神像令我生畏，也不是和尚梦呓般的诵经令我心烦。唉，谁让我不会说上海话呢？我的一口山东腔，乐坏了同学的笑神经。你听吧，他们合唱的是，小山东，吃麦冻，一懂也不懂。更有甚者，我走到哪里，他们尾随到哪里跟着唱：小山东，上海闲话讲不来，米西米西炒咸菜！唱的是什么，我丝毫不懂，但我知道这是讥讽，这是侮辱，于是我会突然趁他们不备反追过来，企图抓住几个解我的愤怒之情。这时小小的庙里就是我们追逐厮杀的战场，败下阵来的总是我，被老师留下训斥的也总是我。因为他看见的是我拼死追打同学的身影，而不是那么多人同声齐唱的气人歌谣。我的来自于乡野的不驯服的眼神可能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因为到了学期结束，他不忘给我写下这样的评语：与同学不团结，喜吵架。

当这评语在家再次遭致父亲的呵斥时，我的眼中蓄满了委屈的泪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后悔，我不该任由我的母亲卖掉我亲爱的小羊，我不该离开柳园那群事事让着我的小伙伴，我不该离开最疼我的盲眼外婆，我更不该糊里糊涂地来到这只讲蛮子话的鬼地方。

说来也怪，在同学“小山东吃麦冻”的追唱里，我四年级一个学年下来，不觉间，说的竟是一口标准的上海话，同学惊异，我自己何尝不惊异呢？渐渐地，我的身后不再有人追唱，反倒有了好几个勾肩搭背的好朋友。

“小山东吃麦冻”的歌谣成了我上海求学的第一序曲。

李娜隽语

赵全国

《独自上场》——书名就不寻常，李娜真像一只特立独行的孤雁。我从中读到了她多年征战网坛的彻悟：“不爱你的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爱你的人才会在意你飞得累不累。”

曾收获过多少鲜花和赞美？曾承受了多少讥讽和批评？她肯定记不清甚至麻木了。她最感温暖的是老公对她的挚爱。遭受挫折时，姜山总是默默地、甚至微笑着接受她宣泄郁闷的咆哮。在他眼里，胜负已是其次，最挂怀的是爱妻的身与心累不累。

寻常人家也是一样。有人只关心家人的事业是否蒸蒸日上，有人更关心家人的快乐和健康。哪种关心更配得上一个“爱”字？

又想起另一句隽语：“喜欢花的人用剪刀，爱花的人用水壶”。看来“喜欢”和“爱”这对近义词之间还有不少差异，我心中便擅自将李娜说的“不爱”改成了“喜欢”。

细节的魅力

许扣锁

五个师范毕业生通过预试、复试、口试、笔试等层层关口，终于进入了最后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：试讲。为了讲好这节课，这些毕业生都做了精心准备。因为，校方要在最后一关中淘汰掉四个。

上课铃声又响了，最后一个女生心里像怀揣着几只活蹦乱跳的兔子，微笑着走上讲台。师生互相致意后，她开始讲课。导入新课，讲授正文，课堂提问，总结概括，复习巩固……谢天谢地，进行得还算按部就班。为了避免：“满堂灌”、“填鸭式”教学，她也像前四个一样，设计了几次其实并不高明的课堂提问，但效果乏善可陈。下课时，她已经预料到自己会输，伤心地回到家里。

第二天，正当她茶饭不思之际，突然接到学校让她正式上班的通知。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还小心翼翼地提醒对方是否找错人了，但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惊喜之余，她自然要问校长为什么选了她。“实话实说，论那节课的精彩程度，你和其他人相比，还稍逊一筹，”校长笑着补充道，“但是，在课堂提问时，你叫的是学生的名字，另外几位却要么叫的是学号，要么用手指着别人。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，当我们被别人以代号称呼或者被手指着时，我们的心里是很不舒服的。试想，我们怎么会录用一个不愿去了解和尊重学生的教师呢？”

有的人一心渴望成功、追求成功，成功却了无踪影；有的人甘于平淡，认真做好每个细节，成功却不期而至。这就是细节的魅力。

夕宵灯谜

杨一峰

千斤重担能承当

（成语）

昨日谜面：纵声高呼

（二字电信名词）

谜底：放号（注：别解为“放声号叫”）

地震前的雷电现象

王乃仙

卫星观测表明，临震区上空还有红外线异常，电离层异常等现象。

1855年在日本江户大地震发生两小时前，有人发现吸到磁铁上的铁钉突然跌落在地。1872年印度大地震和1930年日本北伊豆的地震，都发生过电缆上的异常电流。1970年云南通海的大地震和1973年四川炉霍的大地震发生之前，临震区的居民都发现收音机受到干扰，无法调试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两天，距唐山200多公里的延庆县测雨雷达站和空军雷达站都连续收到来自京、津、唐上空的一种奇异的电磁波。在地震发生前，唐山北部某军营内，几个士兵发现地上的一堆钢筋莫名其妙地迸发出电火花。

许多地震发生前有怪风、怪雨和怪雪现象。1973年四川炉霍发生的大地震，“震前几小时风尘大作，风向紊乱，上下乱窜”。1971年新疆乌什发生地震前几天，雾气腾腾，灰尘满天。1975年辽宁海城发生地震前，时值严冬季节，天气却特别暖和，有时能听到雷声，震前，星空突然昏黑，地面上伸手不见五指，大震过去，很快又亮了起来。

不经意一拍得大奖

武成振

造化弄人。摄影几十年，拍片数万张，参赛无数次，从未得大奖。

最近儿子在网上查的，我参加的“秀美清江”摄影大赛，得了个一等奖，奖金一万元。我受宠若惊，不敢相信是真的。儿子打开河北摄影网，在一等奖中，果然有我拍的作品《休闲宜居在清江·老有所乐》。

怎么会是这张？那是我在离开清江那天早上，我和老伴遛弯，见江边凉亭下，有一群老人悠闲地坐在那里，有的打牌，有的聊天，各有所乐，颐养天年，一派和谐幸福景象。我不经意间摁下了快门，居然得了大奖，而我精心拍摄的秀美清江“美图”大部分名落孙山，仅有两幅得了优秀奖。

这使我顿悟：风光巨作固然赏心悦目，日常生活才是人间真谛。旅游摄影不要一窝蜂对准拍烂了的“美景”，要另辟蹊径用独特视角拍别人不曾拍的“美”，从平常中拍出不平常那叫真功夫！

七夕会 摄影故事

家长

冯志雄

乡有乡长，厂有厂长，家有家长。乡长厂长可以择优选举，唯有家长只要孩子呱呱落地，便可自然“加冕”；乡长厂长如果尸位素餐，可以摘除乌纱就地罢免，但家长则是一个永享的殊荣。所以家长之中最为良莠不齐，德才俱备的可以是家长，蝇营狗苟、纵子作恶、混帐无能的也可以是家长。

对绝大多数家长来说，培养孩子成龙成凤是家中首要大事，个中动机当然迥然不同。指望孩子日后谋取金饭碗者有之；指望白屋出公卿者有之；指望出国留洋，戴黑方帽，取绿卡者有之；当然也有培育英才，指望日后报效国家的家长。家长教儿虽然动机各异，但似乎都懂得合抱之木育于幼苗的道理，于是孩子奶香未净，家长就已绘制蓝图，即刻实施。邻居的一位家长，孩子年方四岁，家教日程之满令人吃惊：上午是噼噼啪啪游泳，随后是滴滴答答打字，下午是啊啊喔喔拼音，晚上是叮叮当当弹琴；有的家长为使孩子入重点中学，或举债硬凑，“赞助”学校；或调动人脉，花费搞定；有的索性买房迁户口，大费周章。家长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。我在公园一隅还曾看到过一幅恶补图：老子掷书于地，揪儿斥骂，儿子泪眼盈盈，哪有半点读书乐？就培养孩子而言，虽说是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”，但这样的心急气躁不足效法。

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是独根独苗，家中一切希望均寄于斯人，所以家长对其悉心珍爱也是人情之常。但有些家长的舐犊之情已经变为危险的宠溺。有的家长新富新贵，对孩子的挥霍成性，非但不事约束，反而声色歌舞，言传身教，孩子几乎成了家住富窟、缟衣乘轩、金丸打鸟、口厌膏粱的纨绔子弟。家长富而轻德，不知是祸是福？有的家长则对孩子百依百顺，诺诺称奴。我在公交车上曾见乘客让座与一对母子，母亲欲抱子同坐，岂料其子忽出重拳，狠击母亲胸颈，独霸宝座，而母亲不但面无愠色，反而连连关爱：“不要打疼手。”那样子哪里像是母子，分明是恶少婢女。家长对孩子一味地任性骄惯，这又到底是爱是害？在报上我还看到过一则真正的新闻：某地大学新生入学，一学生家长送子到校后，居然蜷宿走廊，久不肯返，据说是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。读此新闻，我们谁会对这些家长的“爱举”心生敬意，相反却觉得悲哀。我们真不敢想象，如果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如此“厚爱”而成，那我们的民族未来会是怎样？

吕坤在《呻吟语》中说：“雨泽过润，万物之灾也；恩宠过礼，臣妾之灾也；情爱过义，子孙之灾也。”这对某些家长来说恐怕是最好的警示。梁实秋在《孩子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：“哈代有一首小诗，写孩子初生，大家誉为珍珠宝贝，稍长都夸做玉树临风，长成则为非做歹，终至于陈尸绞架。”但愿我们不要做这样情爱过义、终害子孙的家长。